

歐陽文忠公文集

三

外集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論時論三首附

本論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
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
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
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
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
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
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
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
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
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
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
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
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
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
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殷矣所當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

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羣虜而
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
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
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
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
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
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史西夷敢有崛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
生齒之數日益眾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
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
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推易商利之
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
間則天下公私之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
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
者可使之赴水火令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
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借彼兵相謂曰官借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置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歲畜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

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韋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賞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楨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圍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衆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較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十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知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知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

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
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處於外而
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
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
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剛為三篇已載居士
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
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
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
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
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閔是也由是正統
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
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
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
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

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
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
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
晉後魏之際也宋梁後唐之際也秦魏得周而一天
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
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
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
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
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
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
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
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
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
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
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
為周乎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
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
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
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衰敗一以周法凡其
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

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
 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
 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恃棄先
 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
 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
 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誠秦為閔而黜之夫漢所
 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
 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
 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
 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
 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
 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
 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
 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
 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
 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
 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
 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
 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

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
 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
 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
 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
 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
 元微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
 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
 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
 義究其興廢述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
 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
 則狠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
 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天下雖不
 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
 統可矣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
 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
 矣如隋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
 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後魏有功者強有德
 者王威一作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

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韋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韋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閔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閔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

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禹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韋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毒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耻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

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與其來也適當其盛也瓜分一作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手有平王之遷國地雖廣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以西月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無疑夫晉之為晉與夫手一作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懸懷之間晉如纒爾惟嗣君繼世推其

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况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章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

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
 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
 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
 之以為功雖可衰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
 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
 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
 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
 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
 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
 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
 連充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
 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
 為秦休兵華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
 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
 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
 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
 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復唐之為唐猶復漢之

為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
 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
 因復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
 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
 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
 夷而靡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
 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耻爭之不勝
 難忍臣敵一作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
 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
 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
 與昇環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
 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
 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
 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
 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
 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況於唐亡託虛名
 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
 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
 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
 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

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入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掩不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廢其人人義若漢晉之承魏也以篡繼漢之亡仁義廢其人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漢之亡仁義廢其人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非誤歟至吳存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為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離乎天下聖人一生而暴偽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一作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

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
 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
 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
 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
 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
 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
 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
 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
 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
 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
 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
 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
 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
 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聽無節之用故也非
 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
 一作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
 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
 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
 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
 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

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
 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
 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
 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
 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
 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齋宗
 舉兩用兵而一有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
 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
 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
 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
 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
 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
 軍吏招人多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
 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
 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
 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
 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
 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
 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
 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

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井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舍田夫以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責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之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四字無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孰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之也故曰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

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富且其貴者化羸穢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
 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足一歲
 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
 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
 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
 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
 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
 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
 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
 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禪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
 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
 襄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
 闕國家弭獫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備固
 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此外固無築室及耕
 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
 營田何甯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
 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吐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
 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蒸職若遇水潦行流之

處廣植秬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
 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
 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
 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
 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灑水之地怨害及民田
 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
 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俾於改作猶可苟利七
 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
 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隄水衝民田抵百戶妨
 閔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穫利益大豈止利七
 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
 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
 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
 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做做矣又豈成功之
 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
 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鳥輓粟率鍾致石坐困
 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
 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

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
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
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獨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膠折塞上革表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
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為邪律之毒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
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絕古一作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
常山陵獵全魏潼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蒸民不聊
生矣非北一作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
山阜設險所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後水
為險潛之勢就其要害也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
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
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
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
水瀾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
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

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
出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隍而資寇
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雜堞完粟兵穀與諸城柵
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枝足
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
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
兵伺吾人之饑餒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
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
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
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
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
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
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
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
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
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
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

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
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
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
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
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
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交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
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
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
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
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
下有二冬爭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
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
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
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
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
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
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
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
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為
人孰與子淵遠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
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
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
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
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未
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借其稱而恃其位如
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
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
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
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
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
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
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
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
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
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手
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
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
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
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
學記曾鞏文也韓本亦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
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
刪去惟京本英辭類彙似少偽妄而代曾參答第
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
疑削之恐無以解後未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外集卷第九

以教道作事而於一作立法以制之一作今四
海三字上一敢驕一作

同於列國一作正統之論一作其不一作其詩下

左驗一作唐授之一作至其一作魯隱一作有公字

明正統論其上一一作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

可矣一作相兼一作將安與乎一作正統萬世

謂之正統乎此下注文是也六字正統萬世

大公之器也正統字下得之者少也也一無正統之說
而重也至乎不得已則推其述而進之二十九字復

其德一作夫始皇廢秦也

正統者多矣其德一作夫始皇廢秦也

下至一作其德一作夫始皇廢秦也

秦也一作其德一作夫始皇廢秦也

功也一作其德一作夫始皇廢秦也

耶漢一作其德一作夫始皇廢秦也

禮義而為一作其德一作夫始皇廢秦也

夫達一作其德一作夫始皇廢秦也

符堅一作其德一作夫始皇廢秦也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
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
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為定本今並存
之使學者有考焉

驥無節一作今坐華屋今字下請試言之一作

謂試言兵高化軍幾惟托一作有支移之賦一作有

或之事斥堠一作牙帳一作我師樂杆此句賦藉城一作有

險一作

外集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

經旨

石鷄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羲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鷄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鷄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鷄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鷄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鷄猶畫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豈聖人之旨不一邪特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

小風而鷄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鷄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使退鷄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鷄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鷄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墮鷄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鷄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鷄先言六者石鷄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鷄鷄來巢不書幾鷄鷄豈獨謹記於石鷄而忽於麟鷄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

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袂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王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猷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

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使舜行替之不善禹行繇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

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瞍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象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象象辭常易而明爻辭當性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適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象象統言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

位而順其理者吉違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與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醫豚鼠豕皆不遺其及于恠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為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退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威而小人衰天下殆於泰矣小人威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

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據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脩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脩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

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威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著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感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載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

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感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燕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踈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燕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土俗善惡之事關廣遠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子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踈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燕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

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而字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述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一作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特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

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或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卒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備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既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遠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

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
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佞書王以加正月言王
人雖微必專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
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
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
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
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
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在一作諸侯而雅
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
詩者多泥於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
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
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
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
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
陳秦以祖裔比也鄭曹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
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固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
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
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

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
地云者魏本齊地唐為堯封以齊先堯明晉之亂非
魏稱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與舜而襄公假大
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聖一有穆姜卜而遇艮之隨
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
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
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
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
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
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
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
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
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
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廢不為無據
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
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
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眾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
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

歎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
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
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
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祿風樂官不遵雅頌國史不
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
或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
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豈是矣幸而成王悟也
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豈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
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
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
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
有其序曰李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
手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
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之人亦
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
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
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
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

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
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
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
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
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
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
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
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
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
益一也子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
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子紂之不
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
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
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
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
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非
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
不得其若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

狀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識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子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為鄭氏考獨一作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兩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外集卷第十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間本亦然仍以詩國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為一卷又移詩國總序詩譜補亡自為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石鐘論 獨經一作極

非五 人事也一作暫暇一作

易或問 文海作答問於秦於否文海作而

二南為正風 可與不可與一作

定風雅頌 滅然滅字

十月之交 亂說歸向疑

外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一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為氏太原晉公威於春秋之際祁氏亦威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為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考有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華華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華既棄官服役于家日月二字一作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為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間居常命華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歲一作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諫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

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與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群書日釀酒為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子即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敢有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子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為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為賢也噫今有人一作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歿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榮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為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為之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卿之有碑由

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錄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鄧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壘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筋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箴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

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表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務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屢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遠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數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窳

為文章在位稍以為憲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勸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

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使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曰泳漸沈

渢皆特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憶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瘡裂焚蕩翦雖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

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揚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業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廵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吹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說極枯猶冠帶偃簣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其所皆是然後謹歎一作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為許田令時丁晉公高少容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高書化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歛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

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七公平生精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做皆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權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而質其罪有寃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換士類不以年著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

文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滋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為燕人十三代祖儀為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墓敢再拜以請予為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為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為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糜之以為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遷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
 天雷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
 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焉也已乃受命凡治
 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
 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婦
 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婦爾請君兼護
 之君疏河為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婦去滑人
 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秋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為最召還在道用祀
 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開
 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
 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閤門祇候
 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
 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
 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
 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
 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奠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
 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
 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
 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一作太保諱景之廟為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
 為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
 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
 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華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
 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
 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
 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偕事以相驚諱遂

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益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解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陝西轉運使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揚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刀綾次將作監主簿朱銳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荅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附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附者其夫安此室乎

外集卷第十一

景祐 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黃棟

德

學手聖人 四字上一其婦字

上一有

水丘氏 集本多

又監 一作

將作 二字上

外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二

碑銘 漳一作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揚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廨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為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楮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墜自開封及其為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為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揚公登朝廷掌書命為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揚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為某官

濬為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
矣銘曰

嗚呼二字無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徙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
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
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
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
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
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即為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
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為火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壘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豪所奪而
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
不且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
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
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
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
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
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
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
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年一曹人以寧
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
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
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
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
自公始既而為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欽州再遷司
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為度支通判河南府
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
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
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梓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天下無一慳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息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為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為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會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秦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第四人災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

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為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秘閣父子同時為之見于宋冠歲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謝之遠世河南維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相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杭世父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雍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

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
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
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
為鄆州支使知鄆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
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嗣
訟常兩論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教柔之卒相服從
頑改自^其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
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
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
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廉
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鄆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
洙擇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印山
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
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感脉宜洪今細屢殆不可
為晝未盡數刻咎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

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
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官後為司錄予與之
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
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
海歐陽備為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其無也豐其躬者解其仁予之賢者畜其位豈其不
可燕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光遂
以味滅後孰知也弔寘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咄於窻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魏明表初蒙其後則潤頗多
題四體同詳表在居士集第二十卷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
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實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
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毛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
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

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居而御酒，食廩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其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聽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

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時，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益自先君之亡二十餘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爲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予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我，我學而取之，簞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閨，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

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擲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擲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擲既窈既堅惟德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受制舉對美之禮故今門人家華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文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為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卒短

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為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清冷兮特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為饒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立同時之人兮孰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華露兮閱此千秋

揚氏夫人墓誌銘

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揚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揚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為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揚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揚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揚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為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拔勸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弓而逝也遽其後久矣一作而悲如新一言以誌予千萬歲之存

外集卷第十二

其先起本荆門荆州其家一作益威上益
有故嘗世家嘗作節無之及其
見其莫見見及其

魚袋無袋

山東山下可兼可作
皆無恨一作通州判官石本歲

取百千作十抱汝如汝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高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輪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典出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足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為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隨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為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不知誰氏之為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未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頌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一作無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為一作無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其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猶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刑別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尤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讒之為已病也每儒服持謁籍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文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文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為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知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為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吏方相驚然莫能為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為榮君行違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

初為伊闕縣主簿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為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意巖夫為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為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文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為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為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蓄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蓄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為比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闕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漢都自古常一作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

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
近者闕塞萬安輾轅縱氏以連嵩室一作首尾盤屈
踰百里徙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
嵩最遠最一作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
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
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
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也檢使內殿崇班李
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亭於
上敞其南北簡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
二字或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岬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闢若倚世所傳嵩陽
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
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
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
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
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
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
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

是非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詭非非近乎
訛不幸而過寧訛無詭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
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
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
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
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畫明驚雷破柱鬱雲
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
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箨夏潦漲渠引沆穿林
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
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
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為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文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威隨近之常與為鬪國相勝歎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鄆蒙相介繞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鄆蒙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遣官大人自閩陝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此字無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厚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戶視封樹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喜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備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成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椅草之茁者叢茅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

數昔時則於今七閩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閔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甍其一作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刺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志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靈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嗚嗚叱叱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然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
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
縣署亦理一作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
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
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
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
素病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
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
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古
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一作富偉麗
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疾之
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
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
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
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樂善者

數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
言笑終日一作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
其壁三字一作星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第不治脩至始闢之養膏凝枯為蔬圃
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
園之守啓曰園有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搜地
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園之守又曰園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底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壞股以
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古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邪因勿伐既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斲
棄杏之 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
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惟邪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擗之臙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容既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戒竹記

洛最多竹樊園蒸錯包籜擗筍之羸歲尚十數萬緡坐安侯一作利寧肯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艾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閣館在齋設間實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為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鑣斧亡公私誰何且戒且擗不竭不止守都出今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為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掃園禿下亡有畜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壘上益篤儉非有廢居處園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欲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

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陰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為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鍾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陞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呂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器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儺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四字一作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威衰之迹聽其言詔如也因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

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
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
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
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
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無
字此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
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焉用
蛟魚變恠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
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
之力凡若干土木巧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
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
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
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
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
乃歛其衣盂之具所一作餘示惠聰而數曰吾生乾
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梳即浙
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

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
說長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
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調沒不待歲時蒸嘗
之具蓋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
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
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
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
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
延過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過之能果其學也
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
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惠不至不知惠不能
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
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
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踰者其得薄以其
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
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鋸夷吠畝樹
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

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
竄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
有愆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乎我斗斛權衡而
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
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
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
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
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
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
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
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礮而載于舟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
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
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
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
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
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
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
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
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
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
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
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患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
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勝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勝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勝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慶曆六年 月

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戴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文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文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權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為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子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子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寶銘

之惟吾二家皆為當世戚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比子以不幸少孤既壯而從祿養其為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遇故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為如何予曰嗚呼為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為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其一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滌過百年始

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饒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古州學記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柔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

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功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然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急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間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溫

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威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驚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墮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外集卷第十三

始其處上有十有八無有空且下元既畢作畢

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什邡縣漢州諸本以非為方非以苟滿歲一作未嘗

此下一君行達君疑作若怒可知矣矣作之下一作

明因緣記千百年千作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本

周營起本同常以同注嵩室少室最獨

治亭同注連者一作而刻之此下

大子某人題作乃人為作倍二下有始約作約

乃希乃作幾一未出出未少以以作風土一作

給生給作豐年年作往求木作益脩脩作不復下

元缺不使幾閏閏下其溜其作石物無物友蓋

廟而食廟上腎腸哉無哉貽怒一作以

驕其志無有司宜上不興不作壯陽剛燥字

之東東字以燕以作誦之誦上有雄雷作雄

在體宋文傍有小池上文而某二

於其壁文同庇之庇上七尺尺作杏之之

其根其作庇之庇上七尺尺作杏之之

死勢死上庇之庇上七尺尺作杏之之

死勢死上庇之庇上七尺尺作杏之之

死勢死上庇之庇上七尺尺作杏之之

死勢死上庇之庇上七尺尺作杏之之

游儵亭記起本侯利一作文

浙川記浙作之資實作所餘所甲子甲子

藥師院佛殿記賈以生以浮屠之

磨作然後所食後以庇我有因具言因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之因具言因

日無今陽某上字

金雞之右石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尺皆蒙其

萬有五千五百工作百步之隄五皆蒙其

利無不以廢不

大明水記取汲者取秀卿秀謂山水謂

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謂

而字乃與連相類虎丘石井泉招賢招

玉虛二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文

水字皆戒人下食之而岸時岸此井

為水為

為水為

為水為

為水為

孫氏碑來世子孫無殊不必問問亦遺家作遺二

歐陽集

三琴記皆不知

外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宋英宗皇帝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咷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今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咸遼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為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為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

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菴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為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

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與馬之音後苑歲春一
 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
 于便坐者塵纔一二而已故敘種祀享升歌樂章藏
 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
 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
 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隙經通英究鍾律
 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
 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
 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
 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在御也澤被生民思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
 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
 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龜手與
 天地而亡極矣未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
 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
 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韞鍔夫軒裳鞶

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
 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
 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且夷然拂衣師心
 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
 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
 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
 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齋貢函詰公車者
 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摘裳摩跌攘臂以遊其
 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頓蓋道塗一笑相樂形
 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
 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一作紳議者咸傷
 冤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
 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
 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嘆見寡聞
 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
 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埋者豈非天
 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

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楮囊一作中所蓄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後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印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鏡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洩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鮒獨蘆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嶺類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饒十八里可以朔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違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僕旁扶登覽一作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憮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

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焉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來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送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連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俟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達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我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朝而隨悔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有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為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水青衫騎破虎鞬出入府門下入園鞬一作鞞視而察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見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秋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靈覽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遊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達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屢珞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摺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觀矚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作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以見乎遠余交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為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箕箒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為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為吏于此群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謙而默也敢為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偕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劇為最深是以一作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交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止也於詰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尊重其名一作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相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說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寅出日寅餞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舉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此字無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此字無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身一作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為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特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通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字一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過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

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米則子履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過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然有出於眾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為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字無距今之為者其修已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字有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雷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冶工莫不孜孜攻且鍊

馬吾誠有以利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
 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
 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
 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
 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為禁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
 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為之
 至有伺末以為察剛訐以為直驚愚激俗以遠名譽
 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
 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為天子司直之臣
 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為世名郎緣飾
 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頹綱舉舊典嗣先聲
 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
 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蓋各賦械撲以歌能
 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椽柱為一作別又
 為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
 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
 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

夫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
 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
 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外集卷第十四

逆方者則序將有無時不利二字作褚囊囊作

逆便經序而下此下作若斷斷作揭鼈揭作登覽登覽

相傲相下有群旅遊無進幕已三日日月

易子取序歲數之無數其能出其頭角矣此下

為皇天下州郡無先者物之歲之歲之遂特特字本本

遂天序序幾歲載載

字志高志作行潔潔作河陽河陽而精而精

而去於此此言歸余歸余其終則則作事訖事訖

其持其持作

夫古之字序言則無言稱述述作而深深作為用用字

且止文四

胡古字序之辭辭下美之之文文下禹之言言下

有也言堯舜無言又直又作文王之世世無字名昌

日字下有古人之命字命字所道道字作字說

二字此

所以尚無以後悔後作一朝朝本博其

聞文臨致思也思發辭辭下

外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五

序二

剛正黃庭經序

無僂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僂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僂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僂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僂而妄學一作僂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動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

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
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
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
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僂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說好之娛有
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
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
嘆曰吾欲晚世以無僂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
也吾視世人執奇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
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
而不為乃為剛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
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
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
至于一作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濫博州
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辛
水早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
舉田令約東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
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

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宣德門外訴
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
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
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
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且一作緩急近而
易知也兩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
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
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
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
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
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達事之難知不若霖
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心不得達于
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
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
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
今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
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
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
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叔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旂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下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

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繫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

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一作
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邪
文言繫辭有可改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
改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
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
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
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
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
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
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作
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
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
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
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
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比卦六爻是
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
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

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
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
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為信因令
善畫工來松一作寫以為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
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
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四
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
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
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
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
罷官有絹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
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秦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
某十許一作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
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
亦故閣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
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
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
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

後二十年茶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為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此字無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破試相但一作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說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字有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紙鼎莫及每一捧既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穎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願字一作願為耆長往

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贏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死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邾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灑池尉峭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懌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

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惲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惲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惲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惲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惲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惲盡鈎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惲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閭職惲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

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惲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閭門祗候惲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但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實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漸吾心將讓其實歸已上者以奏彙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讖也惲數曰亦忍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讓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惲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惲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過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履陸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惲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因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令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惲

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
但不盡知也慚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
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外集卷第十五

黃庭經其生者諸下有

送王聖俞前年二前作吏無吏言水旱事下有訴
於宰相宰相以訴四出分作畿民之三字畿不得達
幾一霖潦水旱作易見也易一有通於於作吏居
隔生死曲直生作死而民之志凡二字有已聞于州
于達于上作者天縣不應而民志通者已上八字怒
與主簿不離而得及於凡三十三字接下文令
尉云云主簿尉佐是縣為尉以夫其行而以予二
十四日作十日無二

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某序

被是年六月公院武成判官明年二
月當上此稿擊舊階疑未使命時作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
解其文有以偽為作聯屬屬作孔子言故字
問引文有六字偽為作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不必不也必也其證作知矣也作雖有述者

者下有不得列于學官故上自孔子至于王弼迹其
所自來以作斯圖自漢學考滿不師授而各自名家
凡今圖之十五字者焦贛賞直二有字上各自得
學無之漢末費氏末下有

七賢書序文纂作鈔七賢畫事示無生江遠云此篇
長無集有信都公請作七賢圖事又云吞求學文之士為之頌
公將請以刻石永告來高而回也本不求亦壽於此數則
伯強無蜀物一蜀物無始為贊文纂作七賢畫贊與無
書強無蜀物一蜀物無始為贊文纂作七賢畫贊與無

龍茶錄後序似非序文起本龍茶錄後序又云此篇
神少佳客時文作齋夕齋治平甲辰七月丁丑
七月十四日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也也作夜入其篋運使文數無靖古險滄字為

外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六

書一 上范司諫書

三亦思之然無此四字以行無二廩二廩見民見上又
 善劔善下有常畏謙畏過人文藝而能者然偉
 烈偉作古之人有然焉文藝不誣誣作知今人上知
 有又憚所為憚上次第之焉下有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為作贊并序今此卷
 有其序而贊不傳
 閩本桑憚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即五
 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多事忽一作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
 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
 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
 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
 知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
 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
 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
 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
 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

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冊一作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

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鷄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取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設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贊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荅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文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瑤璃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邊豆寶幣能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為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一作千好一作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關謁者以道一作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

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貴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間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欽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拾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

老婦

〇

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
 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
 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
 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
 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
 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
 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
 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
 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
 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
 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
 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
 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
 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
 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
 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舜其前其道
 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聖勤而
 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
 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
 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作唐虞之道

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
 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使後世尊崇仰望不
 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
 於親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
 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解使臣下誅
 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
 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
 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
 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
 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
 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
 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巨萬世可行而不
 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
 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
 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
 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其之
 所以云者本一作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作
 又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

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急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宜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平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一作先陳之君配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

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求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母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恠非足下

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諄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棊梳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才一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坐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斤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悖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

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疎淺一作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為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為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贖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為寵若其為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為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為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早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救民愁無為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為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悞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

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窬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闊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畝而其所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

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固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湧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惶惶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贊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外集卷第十六

一 司東書 此又非一文海無一字

一 蘇方寸書 羔羊一作且且少一作甚少

一 蘇方寸書 勤勞一作且勞且勞

一 蘇方寸書 前利一作爾別發之一作發堯禹一作堯禹孟軻之

言道一作子

一 蘇方寸書 誠先一作誠

一 蘇方寸書 文章一作文字

一 蘇方寸書 伏讀一作猶即猶即一作簡寵若一作寵若消息一作

一 蘇方寸書 精愁無為一作精

一 蘇方寸書 炳然而精四字一作繁繁而精精賦技一作賦技

書二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苟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謠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閱言高論流鏤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

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繁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剛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揚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一作擬與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一作擬與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興也一作興有方叔邵虎申一作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眾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

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入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圍執鞭扑猶為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二之於揚氏不

為無思矣其不肖其一作能繼光一作大先君之世而
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闈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
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耆龜而決然用是以自
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
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
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
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
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
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
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日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至極致
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
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
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
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熙熙無異眾人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三字一作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
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
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
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
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
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
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
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
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
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

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
 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
祿一作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
 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閱足下之不
 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
 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
 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
 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
 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
 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
 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無一語待
 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
 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
 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
 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
 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
 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
 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
 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
 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
 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
 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
 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
 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
 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
 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
 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
 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
 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
 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
 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
 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
 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
 道家召子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
 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既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

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誣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嗟嗟有不堪之窮

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德洛中時懶傷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候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為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詩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

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為此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為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 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為是甚善甚善子

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為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專意

同前慶曆四年

某頓首洛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巾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為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甯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為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

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東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臥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為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道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為人待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

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蓋
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
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
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
為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
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
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
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
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
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
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
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
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
甚之一作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
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
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
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
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

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
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
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
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
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
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
不若所待徒重規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
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
顛躓窘苦左山右嶽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
而輒奇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
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
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
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
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
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
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
官遇之喜怒詞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
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
而改為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
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危而得

其所為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七

代揚推官上呂相公書

伊尹者一無私字自一作私嘗獨

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一作獨念昔者有

與司諫書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師魯以足下

不可屈之節屈字下一不以賢者一作以

與尹師魯第二書見有就死作有一

第二書五七五一作五

第四書及陝一作陝

回丁判官書自如一作怒今乃一作今

外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一作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鑿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與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苟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十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撫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

答孫正之一作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

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第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為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令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為過失以取累不得為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為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為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為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為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

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為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為報也值多事不予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徒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方一作在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為儒程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老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數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吉儒學一作立先生碑一作臺疑非程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說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

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惶不能自已丈文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慙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額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
 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
 不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與陳負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
 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感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
 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
 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
 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
 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
 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
 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
 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
 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

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
 則曰牒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
 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
 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
 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
 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
 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偽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
 古以為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
 俗所為積習以一作牢而不得以吏之也然士或同
 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
 為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
 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况又用之於肩從齒序
 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宣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
 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
 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
 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
 迫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論之
 曰一覽以為如何其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

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篤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謂志古知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

添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慮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之之餘諒煩精慮達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為國自厚一作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

以為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為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惠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為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為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

事常日夕汲汲為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雖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為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為謝

外集卷第十八

答孫正之今又疑衍字

第三書三十年前十一以前

兩策一作西飛未知足下之意合否知有字下

字

於辨論經旨於字上一并前所記記作奇

外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為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迷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為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執為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慙懣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返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

有政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
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之用若止於調
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為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
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
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令反疑之而不任以
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
伏惟為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
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
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
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
除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
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
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
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
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
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
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
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

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
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遂于其間
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答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
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眾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
食將撤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眾人也然尚
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
辱書于穎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
判然以為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迫於異世
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
為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
章之自述然後以為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
而愛之不已以謂閑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
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
垂涎已啖一齋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
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
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

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為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已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已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為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為稍速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救無俟始此為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諭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微為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

但恐除周之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

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為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為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脩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何中間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

鞅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斃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為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歿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為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為幸脩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委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十日尚速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為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為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

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關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緣脩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紀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刺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續得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為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熟節哀自愛

同前

脩落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為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過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曉未有若脩之勤者脩過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為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撰刑然又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措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為人來求者多莫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募蓋早了為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正避御名節文正矣知已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待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何年開廷英亦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專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刺感刺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充失紫宸入閣本制也然不見初今乃入閣却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

衙自明宗失之舍元大殿大朝宣政常朝謂之正衙已下此以閣之制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英賜坐而論事延英入閣初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閣前殿入閣唐未即入閣初望曰前殿正觀殿行入閣皆非便殿或指明堂宣政為入閣初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落鼻一作在河朔不能自閉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說妄之說常見既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

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景祐三年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其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齷齪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

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鑿而行之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慙甚頓首

京本集前集卷之六樂秀才一書首尾意頗相類

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

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

外集卷第十九

按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

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

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為答得非

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古今大綱書 茲者人至此下又一

與王深甫論世譜 前世其蹟世字况一人之力真蹟

以下有

同前 以集古錄公紀德陽觀之則此信正

同前 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疑脫零數

與蔡君謨書 自三代此下有一有奔走此下險阻四字不

足以示人不字上一自傳此下有也字

外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

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為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

未為重矣然于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為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

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

之所為則曰好問而好察適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

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為不可及

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

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

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

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

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

文使夏之時為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

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

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頌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和與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為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諡議

贈太尉夏守贊諡議

議曰謹按諡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諡莊一作恪公自束髮已能考謹遭遇

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瀆諡曰忠僖謹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考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之威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歸附先域
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
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
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糶麥為命而天久
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
神之所作其忍不為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
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
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為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
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
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
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
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為病
悉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
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閱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閑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

之時行輒以愚誠仰于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
清颼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輟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
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為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尚
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
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
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
為之恥富與貴不為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
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
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
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
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
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
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外集卷第二十

外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一

譜

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
 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
 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為
 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
 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
 子孫遂以為氏嘗漢之初有仕為涿郡太守者子孫
 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
 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為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
 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
 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
 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
 不顯至其孫願願子統仕于陳統子詢詢子通仕于
 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子孫
 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為吉州安福令其後
 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
 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
 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為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

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
 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欽子
 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
 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
 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
 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
 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
 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為譜圖
 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 | | | | | | | | | | |
|--|--|--|--|--|-----------------------|--|--|--|--|--|
| | | | | | 景達 <small>生子</small> | | | | | |
| | | | | | 僧寶 <small>生子三</small> | | | | | |
| | | | | | 願 <small>生子二</small> | | | | | |
| | | | | | 統 <small>生子四</small> | | | | | |
| | | | | | 詢 <small>生子四</small> | | | | | |
| | | | | | 亮 | | | | | |
| | | | | | 德 | | | | | |
| | | | | | 器 | | | | | |
| | | | | | 胤 | | | | | |
| | | | | | 約 <small>生子一</small> | | | | | |
| | | | | | 遂 <small>關</small> | | | | | |
| | | | | | 盛 <small>關</small> | | | | | |
| | | | | | 長卿 <small>關</small> | | | | | |
| | | | | | 蕭 <small>生子一</small> | | | | | |
| | | | | | 倫 <small>關</small> | | | | | |

| | | | |
|---|----------------------|----------------------|---|
| 邦 | 顯 <small>生一子</small> | 顯 <small>生一子</small> | 顯 |
| 邦 | 顯 <small>生一子</small> | 顯 <small>生一子</small> | 顯 |
| 邦 | 顯 <small>生一子</small> | 顯 <small>生一子</small> | 顯 |
| 邦 | 顯 <small>生一子</small> | 顯 <small>生一子</small> | 顯 |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為韶州韶陽上簿夫人周氏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柳字可封仕南唐為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樞鄉人以為孝德

所感為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鶯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復第三仕南唐為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粟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為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為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任第三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仕南唐為靜江軍團練使據宋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為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擬與今異享年二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為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樞鄉人以為孝德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十四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

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十四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奉新累贈

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翔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

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為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

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

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為人方重寡

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

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政清廉

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

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

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龍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

吉水沙溪之龍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大君鄭氏累封

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附葬龍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考為鄉里所稱葬烏龜

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

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

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

教之如已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

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遷

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

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欽彭岳閩饒八州為政務

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子荆南

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顛為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為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于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此諸房譜皆以此圖為首

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于一作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夏商周以世相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廙與立自廙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為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為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一有闕君字搖復以為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碑字

之後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冀州之渤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顯者曰字二有字和伯仕于漢世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四字一作顯者曰字二有字和伯仕于漢世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于南仕于陳者曰頌威名著于南海頌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為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為吉州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為安福縣令萬生某某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為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偽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

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祿厚也適足以為身之媿尚敢以為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為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空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今八祖之子孫甚眾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謚與其行事則具于譜

一本行其事則具于譜五十七字改云以其族南奔已而晉室大亂歐陽氏之諸族曰卑曰述曰此亦以其族隨晉渡江歐陽氏陽氏楊氏曰卑曰述曰此亦以其族隨晉渡江歐陽氏陽氏楊氏

州安福縣今其後世或居廬陵或居吉州或居吉州或居吉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景達 子生一 | 僧寶 子生三 | 頽 子生二 | 純 子生四 | 詢 子生四 | 長卿 子生一 | 蕭關 子生一 | 倫關 子生二 | 通 子生二 | 盛關 子生一 | 遠關 子生一 | 顛關 子生一 | 幼明 子生一 | 昶 子生一 | 環 子生一 | 亮 子生一 | 德 子生一 | 器 子生一 | 胤 子生一 | 詢 子生一 |
|-----------|-----------|----------|----------|----------|-----------|-----------|-----------|----------|-----------|-----------|-----------|-----------|----------|----------|----------|----------|----------|----------|----------|

景達家于長沙之醴陵故自顯至通史皆以醴陵人為著定年分古水置於醴陵而沙溪屬之醴陵二年者亦因其舊矣自顯皇始居吉州而沙溪屬之醴陵二年者亦因其舊矣自顯皇始居吉州而沙溪屬之醴陵二年者亦因其舊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自琮以下七世其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彪弟曰萬 萬生某其主雅自萬以下世次具如左 萬名亡子某子一</p> | | | | | | | | | | <p>幼讓</p> | | | | | | | | | |
| <p>託子生二</p> | | | | | | | | | | <p>鄆 鄆 鄆 鄆 鄆 鄆 鄆 鄆 鄆 鄆</p> | | | | | | | | | |
| <p>彬子步八</p> | | | | | | | | | | <p>俊子生一 仲子生一 儀子生四</p> | | | | | | | | | |
| <p>翔子生一 顯子生二</p> | | | | | | | | | | <p>楚子生三 效子生三</p> | | | | | | | | | |
| <p>葛 至 起 綬 麗 煥 炳 曦 暉</p> | | | | | | | | | | <p>戊 第二子名 長子名 遠 託 讓</p> | | | | | | | | | |
| <p>琮</p> | | | | | | | | | | <p>琮</p> | | | | | | | | | |
| <p>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p> | | | | | | | | | | <p>此</p> | | | | | | | | | |
| <p>倨子生三 佺子生一 翦子生二</p> | | | | | | | | | | <p>倨子生三 信子生一 任子生一</p> | | | | | | | | | |
| <p>宗孟 宗頤 宗道 宗古 脩 炳 霈 鑿 煦 晃</p> | | | | | | | | | | <p>項子生一 顛子生一 頴子生二 倨子生三 佺子生一 翦子生二 暉子生三 旦子生二 觀子生二 端無子 素子生一 載子生一</p> | | | | | | | | | |

可悉紀其不可紀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
 人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
 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歛八
 世歛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
 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
 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
 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
 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
 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
 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
 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
 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
 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贄等上又列唐吏
 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
 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
 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和而譜自丞郡太守
 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有其夫人曰
 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
 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
 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為博士其

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
 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孝士
 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
 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
 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子曰欽字
 正思漢氏以欽為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
 又云容受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欽八世疑漢所謂歐
 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
 容字和伯於義為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
 而譜字孝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
 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繆者皆不
 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
 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
 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
 雖其人記之各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如此
 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
 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
 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

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空視此譜為例而審求之

外集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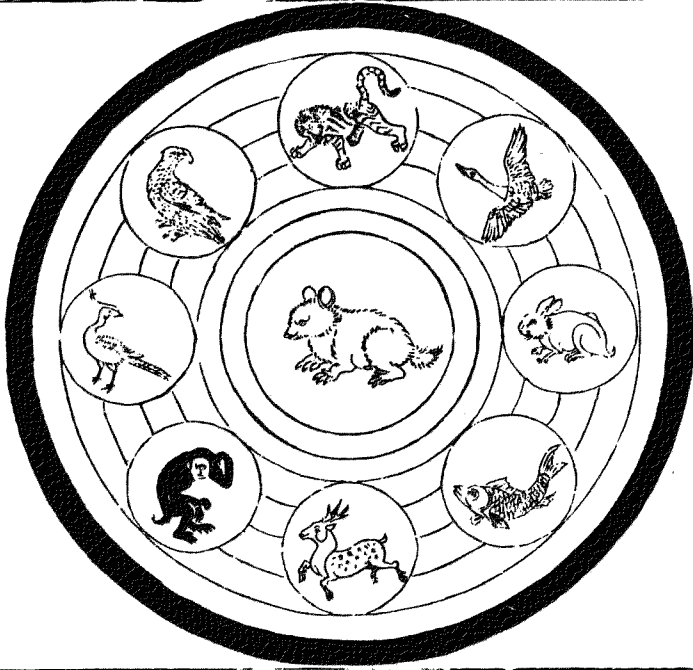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為正而存集本於後



凡玄孫凡字上一字考士作世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蕭生一子顛唐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九射格



歐文卷七十一

九射之格其物尤為一大俠而寓以八俠態當中虎

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

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為羣居之

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為酒禍起於爭

爭而為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

不為切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

誚揀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

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筭所以息爭也終日為樂而

不耻不爭君子之樂也揀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蓋

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

之數九人則人揀其一八人則置其餘籌不及八人

而又少則人揀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

人揀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

餘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

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

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醕則飲籌而復揀之

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

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

此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

外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二

譜此并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

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

貯水不耗為佳有鸚鵡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

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

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歛石出

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

金星為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銛者尤

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端溪以北崑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

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

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

歸峽人謂江水為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

人世未嘗有為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

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

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勢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彦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者歎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銛者尤發墨歛石多銛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斷以為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號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史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史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

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為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眾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然列第一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一有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居一作三河間一有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

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氣亘遍被四方
 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
 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
 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高_{一作}并而不相和入故
 物有極美與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
 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
 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_{一作}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
 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
 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
 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
 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
 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
 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
 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
 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維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
 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
 官歲滿解去只_{一作}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
 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
 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
 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

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
 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
 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蒸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撒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
 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
 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撒
 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

來紅添色紅九藥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等一
 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
 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
 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
 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
 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
 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
 知為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當之不腥魏家花者
 千葉向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
 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他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
 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
 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嚮其園今普明寺後林
 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花傳民家甚多
 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
 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輕紅者單葉
 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
 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
 腰帶輕故謂之輕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
 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
 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

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其本
 向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成紅花
 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
 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
 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撒紅者多葉
 淺紅花葉抄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撒之九藥真珠
 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其藥
 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為開候而
 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
 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跌三重
 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左有出氏家字葉密而齊如
 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
 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為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
 花園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
 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
 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
 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
 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為觀軍
 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

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巖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籍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為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為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干五字一作當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落花自古未有若今之感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種花雖貧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帝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崇坊長壽寺東街與郭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為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負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朶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篋子人家治地為畦臞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聖廟此多只云室家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蘆葑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十接時須用杜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藹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

之法也亦用瓦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
 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
 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
 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
 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
 朵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謂之打刺懼分其
 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
 既去翦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
 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
 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
 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窻以大鍼
 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豎花之法也
 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
 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彙時人得者甚多惟不
 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
 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
 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
 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入於毫以模本遺予使者未

復於閩而凶卦已至于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
 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
 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外集卷第二十二

惟此嵩石作此歸峽有閣字
 以自私自利也字偏氣之美病一作偏萬

物之一怪也或一字無
 九藥真珠此下一有紅字下同司馬

或以次有姓字因曰一作因有一白點如珠
 而葉密一作葉白如珠其丹州延州花此下脫崇德

寺一作崇如拍板此下不過一二朵一作兩此花

點矣此其丹延已一作已
 以萊葉作用尤著者此下或有或用日未出

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
 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一作或用日未出

日乃澆十月十一月二日三日以鍼花有日未出入其膚

花輒死一作必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

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叙
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
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
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棻撰後
有梅堯臣跋蓋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
名大槩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
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異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
萬朵而已蓋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
白常花唱酬為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
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
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西洛作花品
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
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
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
或信耳

外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翱集後

子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子嘗
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
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彙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
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
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
廉內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
於工曰彼篋者篋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
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淸者
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行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
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
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
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
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
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
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

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
 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
 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
 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
 地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
 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
 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
 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
 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
 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
 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
 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
 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
 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嗟乎
 其似春淒芳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
 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
 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
 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
 之得者一作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
 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

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橐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
 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
 也余今得聖俞之橐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踈爾智者誠
識一作其性當讀復一作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
 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
 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為泰
 漢間好俠事一作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人者也
 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
 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况也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
 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
 之而一作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
 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皆囂而雜麇兮感歎老
 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
 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
 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為翱所
 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
 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翱翔者又皆
賤一作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首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數也夫
景一作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
林五桮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
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
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
者獻三一作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
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
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
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
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
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
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
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過夏潦漲溢

但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湖不至此豈詩
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
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貧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
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
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
略故條拊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
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
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
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
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
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
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
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
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

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益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

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若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因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子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述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

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減一作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為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吹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起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為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携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

而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為人端重清方為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道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士人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為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為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祭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

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而笑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

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一有

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

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為工以謂畫以形似為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為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

題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神者易為工以其筆簡而意足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怪使人見輒驚絕豈不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脩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為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為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

于穎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為學士與公書問
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既泣而論次
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為一卷以
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為十
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
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為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
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
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為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作
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
干戈於積戾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
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
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鐵倣皆武夫
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
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
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
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
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
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絕世

人多藏以為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
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
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
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為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
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
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
壯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此字醜好精麤壽
萬狀雖不以智造而力給一而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為之限數由是言之
又若有為之者十一無此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
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
名花昔樂天二字一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
邪然斯二者惟一作無不兼一作無萬物之美故各得
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
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聞
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
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
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
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無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閑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為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為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蓋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考博墓銘亦為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

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竊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詩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為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為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為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扁鐫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為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為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為內相入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

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緻
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
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
喧然共以為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為禁職
舊制不通外人也真宗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為丁晉
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以
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
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閒然吏人
共守空院而已職墮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
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
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
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獾皆在屏
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
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
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畫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
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
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

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
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
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為泫然遂軸而藏之熙
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劾
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來
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
以言者乃為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
言夫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
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
茲為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
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為過矣
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
居士

外集卷第二十三

論尹師魯墓誌故條折石本作故可當之石本作可

而不簡類集作而必求其可當務盡其道石本作可

歷貶石本作歷盡知師魯四字上石仁義石本作

學石本無屈類集作於其銘文其字本無乃云銘文

文字石本無以非罪石本無未必為非皆非故不此下

字必若謂石本作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石本

前湜作韓文公墓誌石本作之戲石本作孔子言石本

誌與李翱行狀誌石本作之戲石本作孔子言石本

字無人無故師魯之誌故字下一豈恤此下石本

此卷論尹師魯墓誌即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

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請諸潁州

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為添換并遺辨誌又荅嗣

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

當辨為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感之使其妻子不足

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為語尹氏凡

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尚或可疑姑附于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訢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

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

時固無甚添換也

外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四

近體賦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

臣伏觀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

初出中外群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

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

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

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

事亦一作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

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

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

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

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

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

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為

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推誠應天
宜尚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

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

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

助乎惟善則降祥德苟至乎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晦日食正旦雨水木枝今春如此之類皆陰之為蓋陰為小人與婦人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為患則群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官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官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志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歛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貨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

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況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乎誰敢不從百事責實乎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未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勲蓋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間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志之可採苟避諫夷而則豈益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宸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為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瑳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放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勗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內含其美雖柔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

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
 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粟爾
 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
 攻自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
 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礪而
 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
 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
 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
 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
 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
 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
 大圭貴乎尚質馮珮取乎揚聲雖致珍而並用在設
 論以非精昌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
 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
 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
 曷視故楊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璵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陸陸峻
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
 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為貴者譬遠地以同彰
 稽往謀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

承於堂陸蓋以貴賤珠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
 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
 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守以居極統群黎於宅中蓋取
 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
 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偏下
 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
 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椽棟之相依一作列辟
 下陳由陛廡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
 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子一
 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彭肯構以相
 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
 無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
 居仰之彌高若耽耽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
 制君不可以躡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群
 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
 照下之言大哉陸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
 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
 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禛新寶構萬杵遂歡謳

照爛雲霓麗回環壁水流冠童儀感魯蒿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橫經威禮脩微生聽所鼓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平土之職
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謀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觀險固成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既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速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群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夷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成則四民莫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

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據方略之狀鬱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焉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歲鞋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邱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葩蓋輝映雜綵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翻舞名竹宮歌誌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君子非貴
輒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煖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芘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乎寶而奚為捨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誠由室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壁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

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
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
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
蔑割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領之難是則恢至
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
其欲則無亂心之感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
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
彼指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回言之諒率歸於至
理寔大化於無為致爾漢臯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
蠙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
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
辨

博愛無私詩

賞以春夏賦

天子行賞
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勲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
無忘爾勞勞法蠶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固長養以旌賢
原夫執政者若為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
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為其喜蓋夫欲固其國
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
無僭必順時而后軌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惠

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
執衡在氣為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
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
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
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
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已求其端而取象法
太蕪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
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
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為
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
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為和而為福時與事逆則有
災而有饑在乎察動靜以為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
彌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
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
振時且異夫賜以鞶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衮冕謨
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為令苟
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
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畏天道
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爾祗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

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為入上者兢兢
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
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
本為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致荒寧國乃
洽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
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咸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
罔怠致疆落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
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
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
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
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
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為懷
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
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方以圓靈之是
奉無敢暇豫方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
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
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
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游雷著修省之
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懃悚以為
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為大而君則之故定

于萬國

錫雕為撲賦除去文飾
歸彼浮撲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可除爰錫戴雕之飾將全
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
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避舉懿淳
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
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為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
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撲分騁匠
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
作之紛紜剖刻楠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蓋之僭
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指浮陸是抑道尚取乎
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巽去
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
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
同歸確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為貴者寧慙朽木
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
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
盡捐華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
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削
剝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懿

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為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玉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勻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無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縟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榮經瀆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渙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拳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為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

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溢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尚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為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長正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為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責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為鞠而斷為棊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為圭為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與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珠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

來之可師道或相管引圓生方生而作論言如未達
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撲斲為工剖剗斯主詿其
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
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魯公之後某本周禮見通考卷已下續添

侯國脩度時王著彛惟東魯之大本東西周之舊儀
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錫京遺法限為至治之基
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
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為大則惟魯之盛法
為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
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述夫禮與時至
教由治隆頌奉孺子位為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
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
而教典教法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
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
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
之法以為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又
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
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棄芳猷蓋固蒂以惟
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王室而作離

黍何侯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
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技
樂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抵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
定作民彛祀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
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耳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若無亂紀則而行
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為治之極則其
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焉致
邦儀之舍厚

秋獮詩觀古者

幽齋迎寒至高蹠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
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蒼象獻為裘
索享儀非蜡圃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外集卷第二十四

自四年來四字下

可成一作難成

成一作東動也必順一作順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一作無

不具在一作其載往牒攸欽一作成事逆一作有災而有
饋一作或繼主一作主教一作主而一作不行一作不復一作能益一作其且異
 夫賜以鞶纓賜一作鞶纓夫一作夫贈其采冕夫一作冕

完為鞠一作完

外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墜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
 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
 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指仁義以為德之
 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
 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
 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
 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
 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
 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膏百
 穀以粒蒸民網罟利人以為用使以政而以漁牛馬
 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
 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
 神農黃帝之為世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
 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
 離之俗故言為教非誥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鞭
 扑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

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
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
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啻民故不待約
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
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
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
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
詛民於神明狂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為也服
民以道德衛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
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為
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為美談
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為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駁
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
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過予切感
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
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與兩軍之誅京師新喋血之變
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
觝斷雕衣綠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

讜於朱違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
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
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
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
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
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
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憎優倡之為后飾請設庠序
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
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
之幾諸所以日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
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
故天下以謂可仕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
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
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
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誦去則誼之不
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
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
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禪墜耳奈何俯仰佐王
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
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

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速賢痛質生之不用但謂其
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夫豈曰天年乎則
國之善志速疑作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
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
之本贖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
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寶故易言天地之變
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
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
以約而修其為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
入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
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
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為道也淵深而
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
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豈喙行息而不知
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
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夫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
明衣被羣生躋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
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為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

氣無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
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為賢愚誘而為善惡賢
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天
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
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為義豈不達哉又若
無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
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
達道則仁之為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
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
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
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
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
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為道微而與博而
遠賢者識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
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
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
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是在乎
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士就閭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為士農工商之子常為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腰兩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叔敖之負薪肯搆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茲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既明之不暇眾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為如何無惜辭費對講天人之精授責中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興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遷於唐為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為難行故事欲迷者狂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為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

日皇上垂衣御圓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未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履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固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閭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偽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罪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任禁乘車之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為進士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為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為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

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為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偽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土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土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列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媮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絕其偽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為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勲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敘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

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故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高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為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為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抹溢即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為之防曲為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告災肆赦帝典之典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眚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為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罹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箠者

不能救饑持轡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園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歲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僊息既久垌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糜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兵不可以關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優為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逐氓庶之質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蕩言靡倦極談以充俊域對養馬有夏序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邗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廷廡禁原蠶著為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牡荆以指麾包虎皮而載載聞一作有日矣而猶弗敢忘職備於不虞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為日儼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逐氓庶之質遷施

第四道

之于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為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顯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問粵若姬氏肇自郤封佐堯而為農師居幽成於王業綿綿之礎本仁積功膺膺之原聿來胥宇遠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遯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廉王有鄭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為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析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折理莫長諒茲俊疑精于經傳數言條對勿尚猥弁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報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邠士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承

即神臯以開壞據澗瀝之上游是為洛都以徙周邑然而立明作傳康王有鄭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為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雷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為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藉益蕃各有爭心必虞彊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與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

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寔微寔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無聽居以側遜賢之席行則馳衰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楮紳之議立制策以待雋良之言者意在茲乎根惟樛昧之微舉皆管淺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為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閎細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為耻傳春秋蒙誣艷之譏患入者子產用心作

丘賦被薑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薑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耻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于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微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勳華之閑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為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權酷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之者駁散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剛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雉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為梗槩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

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珠焉關雉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于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為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為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誠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為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耻惠人者子產用心著于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甯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稱子產猶衆人之毋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歛故被以薑尾之謗夫傳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推一作而行之非為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薑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既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為耻以遺愛而見稱也

荒屨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唯殺彈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一作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擊形言孟嘗所以技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以為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為

詳悉傾竚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為大中發之為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為之防為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為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

為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唯殺彈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為之墜睫亡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感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識於未善况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闕規泣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俾圖

迷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
六卿在郊五家為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
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
百里比肩尚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
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
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
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聞清論用折深
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
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
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
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化故治事惟能
丕揚於景鏢逮夫卜洛開基迷天定位別九服而有
等建六官而分職至于六卿在郊五家為比並列官
敘教於民人羸政并諸侯之疆姍古以自是其制不
經摺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治未
流貴因循而不比崇民被乎無為之化故官雖至
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
官必衆建乃能為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
卿五家為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

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
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
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
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
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治事益煩
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賢夫清心省事
之論所以為此弊而設非為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
周之往執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
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迷官師之
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
既難於殫見蕩蕩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外集卷第二十五

第四道末閎

頗枌

是二帝

偏明一辨

疑是折理

疑是土圭之影

實二帝

易童子問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六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
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
聖人書乎曰是魯縵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
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
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
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
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
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
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九則災數至九而必變
故曰見群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
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
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象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
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
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
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
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

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
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
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
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
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
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
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象
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
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
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
去疾也故其象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
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
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
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
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
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

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槩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入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入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
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
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為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
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
體之書而卦不為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
大有為矣當物極則反易為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
亨也然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
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
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
可以追猿狖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為樂夫險
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
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
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
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
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
柔與柔為類剛與剛為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
以剛應剛可以為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為咸也

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
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
應象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
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

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
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為大聖人所以為能
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為
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
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
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
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

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
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
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
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止馬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
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
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
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

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為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為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童子問曰睽之象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為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卷第一

易童子問卷第一 乾文七九則變坤文八六則變變一作乾文七九則變 變坤文八六則變

九四 動乎險而經綸之險字下一 有中字

五 以養其德作一 作不

七 臣弑其君 以本於順作以 作心 非聖王 一作

九 同人急於人事急一 作速

十一 下觀於民於一 作於

十二 動以經綸易釋文黃福云經綸 在傳也本亦作綸

十三 見乎動復也復字下一 有動字

十六 男女同類 睽曰此下一 睽之象曰二女同居 其志不同行又 其志通此下一 有也字

十七 久而化成脫久字上疑 脫能字 而成 脫天下字

十八 明夷出而臨衆臨一 作監

不正利一作不 利正

易童子問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七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象言之矣蹇之象曰往得中也解之象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象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羨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

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傳禹傳湯傳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為戒以黃裳為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

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時不可為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為而為者也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為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

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允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耻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允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允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為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為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

節於己者為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刺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眾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惠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為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卷第二

易童子問第一 履坤道主順此下三字有又

第二 損君子之自損此下三字有有被其害矣此上二字有

第五 革貴之乎貴一作所順天應人此上二字有

第八 艮可為而為者也為者一作有為

第十 兌萬物之象象一作衆

第十一 節皆苦者也皆苦一作甚

第十二 小過於治人者者一無字

易童子問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八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為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弱其富麗之辭或以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為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為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為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

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為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

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為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著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為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為一人之說

其可以為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上莖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牽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為繫辭矣語曰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偽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為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為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

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為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為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為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為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為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為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為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為之則不足為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為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為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為患豈小哉古之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

嗚呼為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著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著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著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著為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著之惟其義不安則曲為之說曰用生著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著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著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為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為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為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睦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實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

其曰知者觀斗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大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卷第三

易童子問 然有附託其一莫不自信其此下

字其肯作其一洛不出一路不作河則三代之末則字下一其間者在焉取此下一有之不為有字遂其一家作為聖人之將此由字用生著用著不能通也而乖戾也各有如字此二字七八九六之數同有字上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
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
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莖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
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
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
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
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
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
中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
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
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
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

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
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
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
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
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
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
於其所述而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
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
自直閣下倅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
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
日序

外制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九

制勅五十首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
 有閔民愛物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
 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
 之本也凡為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
 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
 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為游惰之手使
 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
 吏之不仁一作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
 者重為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
 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
 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一作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
 於有農而弗一作擾者有司具為一作賞格當議旌
 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粟不植戶口流亡慢
 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
 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
 責實凡為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勅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
 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
 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
 朴茂之美而無數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
 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
 此士人取一作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
 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硬改仍詔宰府
 加之叅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
 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則閱博者
 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
 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
 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
 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
 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
 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
 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以一作為永制一作式

加天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
 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為尊荆淮之節於鎮為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為崇於爵為貴而王皆一作享之克有令德責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違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為煎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話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寬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牧仍加兗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為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立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產繁識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盡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敘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勸改官制

勅國家考課之格敘進有常所以示為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勅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閔訓道之此字無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

前羞可

登州黃縣尉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

軍制

勅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紕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州錄事參軍京

先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

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恩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事一作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一作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保非以節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遠可內殿崇班制先因過北

年除授

勅具官桑遠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為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

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

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叅軍充職制

勅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

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勅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則無以得士心此一無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項二字自兵宿于野久而無

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

遠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天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

實難其人斯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叅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謝曄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

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早者尤難事

之寔繁勤則克一作惟濟勉服明訓性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張環丁憂服闋復舊官

制

勅具官張環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

則養之以祿歿則祭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一作棋秘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改官

制

勅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

訟繁多為刑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類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錄勞考課宜

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一作理叅軍杜錢一作錢可衛尉寺

丞制

勅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

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錢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為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為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

官制

勅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况輔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為簡關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袞有司來上以爾為一作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庶耻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為新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為先沉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尚作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適姦急更此非

要職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涖榷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衡州軍事推官汲熙載

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于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玉道卿者昨可西京左藏庫副

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爾惟克勸者乃不隕焉迨至于唐將相之後能以勲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為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敏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

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此一字無有迹而爾方以

老自此無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
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
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暉男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
一作試制

勅崔暉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
其敗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
故勅有司增定陰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泄官夫不
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予一作詔也汝其勉
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
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
任以事而養之于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耻之缺而
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
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徃服
寵章

南劍州司理叅軍李孝友貢授吉州叅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
猶鮮况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
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
屏遠方絕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內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
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
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
刑擇彼監司必叅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遠
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
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
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朱穆許恆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
適授秘書丞制並磨勳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
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
無懋賞爾等寄予民政咸上歲成俾登于朝蓋用常
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尚未有稱朕聞于聽一作朕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彛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彛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久疾自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為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惠於不通而惠於刻薄豈夫此一無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被薦以一作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僭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僭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為材而乃以家為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

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闕寨李守信可

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為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於一有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實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于其此一無家者所以慮夫田野一作里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

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商轉國子博士某官

監洺州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磨

勅

勅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涖官者孰不欲自為材耶患乎勸之四字一勸一字一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此無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

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

制

勅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為招軍

勅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達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効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為功效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為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閤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

非為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豈不為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王守一臨于軍政觀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為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予深仁一作膺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閭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於一作事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

為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攝命爾新恩以期後効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

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

制

初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懷擴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一作異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外制集卷第一

外制集序 聖賢相遭作遭連一

皇叔荆王制 行荆州此下脫

陳淑等改官制 州一作本陳淑可虞部員外郎

崇貽慶制 貽慶一作

秦州推官董彞制 董彞一作

女期制 可以一作亦

王守一制 治邊迎檢都監六字上一有

外制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桑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桑達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況爾方寔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

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一作壯而仕老至而一作則休還其官政于君傳其家事於一作于子士之美一作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一作父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一作當遷往服新恩益思一作後後一作勤效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尚不責其筋力而况准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焉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一作無養

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

馬光前秘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

舊官制

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一作可以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至一作下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勉一作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

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秘書丞制並

磨勘改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敏進則患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一作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一無此字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一作不憚其勤以求諸一作已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鍾懷德臨于究推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敏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銳之具非徒為進者積日之資也一作惟字爾考續有司例當遷秩升于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聞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此字無不宜其汝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馱夫武吏之不足為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九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為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實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此字無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

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愬可秘書丞制

勅具官張去愬國家設官之法惠乎巧偽千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一作非爾所字有志于譽而進不可為佛字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勅具官任若拙等朕聞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官字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衽金革而當矢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九關決於兵一作其問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當進秩乃為常典况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

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守一作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惠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爾由學禮以登仕而准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為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苟有善問警一作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發一作職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勅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備盜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

士旌其功伐以廣勸一作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需然推實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家為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一作失克保厥終一作終蓋朕思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閱考之國典則有彝章蒐而有知膺此休命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一作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二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燕試檢校階勲之次而叙升之所以念勞也况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庶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庶一有朕觀二字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

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二字一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一作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為可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為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溫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一作勇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馬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一作疲人亦足有為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王者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往宜汝一作家可

承制一作莊制

入內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京西而吏不能捕煩吾出兵爾能一有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宜有及一作且馬升爾于朝往膺一作寵命可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廉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二字無皆進而用之而申以一作中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干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塞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襲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此字豈不榮且樂二字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开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开贊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為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一作觀爾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一作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此字無爾由明經登

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

法也其臨民恤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

子其一作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一作巨

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二字無克終之美節也故

吏部之格吏昧無重輕輕一作皆不得與乎一作斯命

所以勸廉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為吏二十餘

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一作既不

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

陷虜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一作

褒以旌美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敏陳力泄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

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諄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

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孟轉秘

書丞制孟唐制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備察其常

行而一有委有司考第歲月以為進退之法惟治之

有聲者五字一作治之有吾未嘗遺必有甄擢子聞

無壅各勉所為可

前遼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

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

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

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

習以修武備杆城禦寇其任豈輕爾宣勞頗勤歲

月今茲考績宜有一作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使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

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一有職者或謂數易使之便然今爾嘗佐於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為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具守一改官制

勅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備敘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尚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當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是為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真捕賊吏後時而無所獲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褒其勤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男允修可將作

監主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禄豈不榮哉爾宜一作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

一作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一作

四方館使涇州制

勅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東在於此無字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于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為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

益州鈐轄制

勅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擾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惠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又習兵戎嘗委邊寄克堪一作茲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

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磨勤

勅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

而行之足以為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

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而勉夫不及

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茲敘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勅具官郭固自遠陞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急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著語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一作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慎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當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慎守而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敘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勅國家務以孝治為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為請不一作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勅官陳力當得敘遷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塊而有知實此追命可

外制集卷第二

帝女賢張允修可將作監主簿而可字下

鍾懷德制堯權一作權堯本各有試字

許國等便得官制古婦本以司門為用職服於其

觀爾一作

孟制一作

平陽郡王允升女制孟楷一作

郭固制慮變一作

外制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文集八十一

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

制

勅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且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衆壞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堯考享之可以為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

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

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

勅改

勅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見者必擢一有而字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敘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淪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

儀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

等敘進於比猶用常文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勅具官范仲溫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脩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遇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

制

勅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敘進升之朝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一作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教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敘進無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勅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為有司惟久則習尚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厮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初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初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實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錄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一作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初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為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尚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况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秘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初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一作眉壽膺此美名可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初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為易哉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尚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初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為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一作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

勸改官制

初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膺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為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初具官李允恭朕惠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一作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為私蓋有為也今爾之請一作自陳其勞方吾以實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初具官張紳朕閱夫兵興而費廣不忍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

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官惟業勤常惠不尔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

按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惟以則習次遷之

例一作惟顧一作惟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

丞曹一作唐瑑等磨勸改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

退之法掌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

高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于官久勤歲

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為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

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

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為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

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為言琦洙皆能體吾

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霈然推寵吾所不

疑爾尚勉哉以稱茲舉可

故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

數制

勅郭元亨繼絕世稟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挂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改一失焉下則重困避益南海爾涖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曉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

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環尹歿而餘慶尚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一作榮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眾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一作且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尚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策可

權無為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

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為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

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為故一作著之於行事以為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為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為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為吏無此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

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准爾官而成厥績焉齊茲敏選勉用爾學可

秘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一作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征權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為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為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一作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為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旬效可

杜諮轉官制

勅具官杜諮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為請一作本以用吾既重違大臣之言而頗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

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崇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燕享其位而連戚里其於存歿宜有寵焉况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一作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忘爾父之惠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蓋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勅具官蓋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既明而敏能濟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東予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一作嘉褒服茲寵榮勉爾一作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恭恩可內殿承制制勅具官恭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况如世衡吾所信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一作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一作可

達州司戶參軍吳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勅具官吳冲嚮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第賞推恩子無所愛一作愛矣凡謹備者爾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為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擇一作擇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一作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其一字百職並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為例得其體一作思予勸功進善

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惟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方之典禮亦有異章爾之事予既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尚有恩榮以為爾寵夫勞無不報既享爵祿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為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為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閱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選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勅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官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作字一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為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之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強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強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尚有茂思以為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為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為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漢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贊世號材勇雄于一州威能服其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無志

報效可

京西轉運使察使虞部負外郎杜杞可刑部

負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勅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

及沉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為遠者而吏多不良吾

之疲民既有賦歛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

及為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遠暇於安居哉汝為

吾往其一作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從好學博文

一作尚有榮名以為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

吾惟責成一作爾可自勉可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

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

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

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

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

勅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

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

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

宜自勉旃可

新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

寺丞制

勅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為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為專

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

使愚者益固一作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一作以

為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

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

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

宜于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復可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

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在德行躬耕

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一作之吾命汝校

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

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

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勅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惠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閭懦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靈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一作務較錙毫未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負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勅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苴麻哭泣之哀烏酣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于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赦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也衛蓋寬於馭過而欲捨者其非無貽後悔也可

揚政光田貨外郎直史館制

勅尚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況分直史館

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授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鈐轄楊政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羣蠻繹駭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名往專討輯建茲二歲豁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廔生疾歷懇來上願還朝行予旣嘉爾作事不怠以某疹于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苟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勅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閑在憲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老于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爲榮可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某司錄爲府曹者民聞聞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蒞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于庠列爾其惟祗惟畏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治可著作佐郎制

勅其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改京秩乃榮階之始固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秘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勅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為吾以思信撫茲銘鑿而使毒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錄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濬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

勅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持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處于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銓一作考歲成用應陟典有省儲坊俾通朝守益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違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選夫為藩府賓佐凡薦爾材者自戩等十有二人是

必脫穎而出其卓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爾卿屬誠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已而為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乏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為不惟干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寢陞以勸息者可

錄事參軍張一作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為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閩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勅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筦權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絕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羨而績効著明敘進之榮茲邇常典嗜勞之賞尚有優息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勅具官滕公輔堂洎益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文章來上薦爾為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

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 **可華州蒲**

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勅具官某古之數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說訓導可以為師吾欲觀汝之道至于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外制集卷第三

外制序云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今得本分三卷通科舉條法議僅百五十篇而京閩吉綿諸本乃多十五篇以仁宗實錄考之慶曆二年十一月孫復除校書直講公尚倅滑四年正月周陵移湖南轉運公所草制已載第一卷除授同而詞異五年二月允迪責環衛皇祐元年三月楊敞換官直史館皆在公去朝之後張從革李虞卿徐洽林銜程濟王野民張師民閻文寶滕公輔及永興府學教授十人難盡稽考呂遵轉寺丞制見張方平集公既自云一百五十餘篇則其間或出公手亦未可

知緣諸本散在四方傳信已久恐後人疑為脫逸復收之故命曰拾遺必有能辨之者

周陵兩制當出公手蓋是時中書省在禁中每有除授隨即命詞給告陵初移湖南不曹轉官其制行而未下尋再降旨轉官故別草詞今第一卷所載是也

潘宗盛制 作潘一

魏士制 故甄收 脫於字下

魏士制 寵命 思命

魏士制 苟有一 苟得作

梁宗慶第三女制 連戚里 連字下一 有榮字

祝慶制 皆可選擢 作得

盧守勤制 作勤一 作德

曹元賓制 試汝以事 此上一 有而字

孫量制 開封縣 一作封

楊元感制 報効 風一作 報

杜杞制 爾可 一作 可

史吉亨等制 蘇黃中 蘇一作 黃

外必制 烏治也 此上一 有榮字

呂遵制 脫穎 穎一作 穎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難以
它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
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
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析禳
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
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
謂之文章者歟余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
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
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
明矧余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
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
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余既罷職院吏取余直
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固不忍弃況其上自朝廷
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
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余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
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
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
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

資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
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二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巳卯皇帝遣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林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不顯繇寶祚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靈之薦載嚴爭利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靈如在延鴻宗拓集慶眇冲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整奉先之孝爰戒微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園啓靈文於貝葉一作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氓庶咸獲又寧

賜宰臣陳執中生口禮物口宣九月八日

有勅卿為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丞世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進口宣九

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動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撫問梓州路臣察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並韞器能遠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進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塗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衍樂以示宴私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輅去後申飲饌以為榮宜有匪頌以彰眷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十四日

勅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遽陳貢謝益認傾輸尚體眷懷勿忘自效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

遺書指不多及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進兼傳宣

撫問口宣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塗念茲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餼以示眷懷

賜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諭詔九月十四日

勅王洙省監護使劉沆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溫成皇后一行法物勘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料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眾工乃九卿之舊職卿以儒學參吾侍從兼蒞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寶祚無疆蒼穹垂祐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懇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

仰希靈貺敷錫眇冲四時叶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啓追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蒼園降鑿列象緯以昭垂蠲潔備陳薦馨香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內則之遺芳冀高真之冥祐仰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

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宮苑使榮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任守忠致祭于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築館之有初方消辰而叶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尚饗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進

口宣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一作瑞節爰及疆亭顧惟夙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厖治之方而未獲夙夜于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忝于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隆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為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詔四字

十月二十日

勅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馬共八疋車具悉卿出守蕃宣宜優祿給詔條方布受署有初印綬為榮古人所重載披貢謝深用歎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郝質勅書十月二十日

勅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車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選擢豐汝以廩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尚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蠢爾蠻蜮驚于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宣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委遇寵章宜有於便蕃遽閱貢輸良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以材賢一作賢材出分寄任存更歲月備著勞能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卿等並膺東寄縉著才猷顧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勤止屬茲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隣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財豐衍資民力以為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甚遠式戒一陽之候俾修衆善之因誦貝葉一作作之遺文集金園之淨侶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儲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爰屆令辰俾法侶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瞻毫相

載繹真文莫昭鑒之甫回契偃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真經受即靈場俾運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清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同日

卿等載飭輶車方擬寒律乃顧道塗之役深嘉踐履之勞宜有頒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同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凜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頒飲劑式助宣調

皇帝本命充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隆萬壽於無疆避資道陰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真靈甫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

貺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運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惟初爰啟福庭一作蒸陳淨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甫回却疑陰伏沴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旁靈庶物並集多休豈惟眇冲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神遊所格祕寢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繕葺后一作祇安靜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昭鑒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口宣 十一月十五日

勅卿夙將信帶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茲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口宣 十一月十五日

卿輶車載飭方講於隣歡歲序將回式擬於寒律載懷衝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
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
塗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
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伸慰勞之
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月
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
爰歎殊庭恭陳淨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
冀集靈休下均羣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鑲
唾孟孟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

卿等繼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
頒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
二十五日

卿等方托聘車即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衍

之歡寵錫有加眷懷增厚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
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來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
之惠聊頌甘實以侑清鐸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
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邊品有加俾示慈於
宴席用伸頌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
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月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
修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懷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真遊應歛秘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
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數祐躬保千齡而
永固躋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眸容清穆消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真

馭之安符孝心之虔奉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

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一作交新宜均於

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明靈之

洞鑒眇冲集佑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

咸賴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輶軒荐修信好顧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

申恩頒以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

口宣

卿等載馳隣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

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春帖子詞二十首十二

皇帝閣六首

其一

萌牙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顧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其二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教

新春

其三

氣候三陽始勾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其四

玉琯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

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其五

朝雲鶉鶉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尚微造化未嘗私一

物各隨妍醜自芳菲

其六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輦經年不遊

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閣五首

其一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暮泰白日漸

舒長

其二

藹藹珠簾日溶溶碧瓦煙澹連采葍水和暖浴蠶天

其三

初欣綵勝迎春早已覺雞人報漏遲風色結寒猶料

峭天光煦物已融怡

其四

鴛寒未報宮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回杓

其五

三辰明潤琬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惟將萬壽祝君王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環一作鏤窗珠戶暖生煙不覺新春換故年衆卉爭妍競時態却尋遺跡獨依然

其二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閣春歸老監嗟畫棟重來當日鶯玉欄猶發去年花

其三

椒壁輕寒轉晚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惟有餘香散不歸

其四

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太史頌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自花發黃屋為民憂

其二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其三

黃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感宮花不用妬新粧

其四

微風池沼輕漸漾旭日樓臺瑞鶴一作浮四海懽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其五

玉殿籤聲玉漏催綠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宗廟之禮是為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寶構以奉威靈消吉日以有初庶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九日
式營叢構俾俟靈遊顧落成之有初惟筮日而斯吉

莫茲住宅庶以即安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第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軺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荐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為儀言論斯勤欣銘併集方凝寒律莫保冲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既續遣使人咨謝次令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隣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侑帶以惟豐積感惊而增切秋商在候齋履惟和令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內制集卷第一

內制序取怒作怒一

至和元年九月日一作寶祚此上一字有

溫成閣表一作故年一作老監一作

內制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三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

黃籙道場青詞 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清虛實惟先志感時思於雨露式表
孝心按金籙之真科即琳宮之福地薦茲精潔庶以
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

黃籙道場青詞 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闕昭厚德於無疆藥館載嚴奉真遊而
如在式臨遠諱用感孝思薦時品之惟新啓齋場而
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

五月十一日

伏以僊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
爰即梵居俾延淨侶瞻玉堯之妙相啓貝葉之真文
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茲臨載深於舜慕
虔依正覺俾集善因啟禁殿以有嚴啓法筵而夙誼

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 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
來集載嚴祕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沖虛薦清一作
衷之獨潔冀迎純祐均被羣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 正月二十日

惟勞特示撫存體茲眷遇
卿等並韞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俛念宣力以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 正月二十一日

尚凜俾茲撫慰式示眷懷
卿等夙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陸之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 正月二十二日

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卿等並膺東寄方布教條惟夙夜之宣勤在眷懷而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 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叶講隣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
茲喜一作俾伸慰撫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

堂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延福宮康為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相奠式表哀榮尚享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

墳所二月二十六日

惟靈佐佑宣力始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奠爾臨壙魂其有知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班荆館酒果口宣

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隣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伸寵錫用示眷懷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

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顧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蓋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

三月十五日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因效貢而申祝

嘉乃勤意勿忘于懷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

三月二十五日

卿勲闕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懷膺茲蕃錫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

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穹隆式案舊章載嚴秘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伏冀誠懇上通聖真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幽微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

五月五日

卿等並膺寄任深秉器能顧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麟府路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

三月十五日

卿等蔚有時才並分邊寄顧蘊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撫存體茲東注

撫問宣徽南院使彭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

李昭亮口宣

四月六日

卿宣勞邊鄙，願歷歲時，因乃子之言行，俾過家而賜問式彰，寵眷以耀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宣

卿等任國鈞軸，為予股肱，因誕節之屆，辰嚴梵宮，而申祝載，嘉忠益宣，示寵頒。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三月十五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清槐露浥，歲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其二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風。

其三

舜舞來遐俗，堯仁浹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亦靈符。

其四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其五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珍何須採艾穰，但得車夔調鼎鼎，肅自然災侵變休祥。

其六

炎暉沉燦，蕙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言藥蠲痾，雖故事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閣五首

其一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其二

椒塗承茂渥，嬪壺範柔儀，更以親蠶繭，紉為續命絲。

其三

覆檻午陰黃，鳥轉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宮，絲縷爭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其四

紫蘭漸漸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喜逢嘉節奉瑤觴。

其五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密葉花成子新巢，鷺引鸕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其二

旭日映簾生，流暉耀艷明。紅顏易零落，何異此花榮。

其三

絲縷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時節，珠閣無人夏日長。

其四

依依節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色感，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閣五首

其一

梅黃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一作秦

豫遊

其二

鳴蜩驚早夏，闐草及良辰。共薦菖華一作菖蒲酒，君王壽萬春。

其三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舡。深宮亦行樂，絲索續長年。

其四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報。漏稀皎潔冰壺清，水殿三千爭捧綉黃衣。

其五

仙盤冷泛銀河露，紈扇香搖綠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瑤臺金闕水精宮。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四月十日

勅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說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為有立，必至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隣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

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為，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之屆，辰薦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按，仙科伏願。鸞歛來臨，清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
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詔

五月二十三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願乃蕃宣之重實惟耆哲之明
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乃誠意不忘于懷

充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運六甲刷行當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
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琳藻之真文延紫
清之諸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駢臻蒙休匪止於眇
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五

月二十八日

門下爵賞當功則為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之
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
杆乎^{一作}王^{一作}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
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一作}由^{一作}於師訓維我叔父
時為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
之寄久叅朝請之職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
節旋並建并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于戈

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伍
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
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讓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
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
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廼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
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
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羣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
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一無}避讓
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
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旌
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為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
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過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
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祇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敵方鬱僞冒良勤宜有頒
宣用伸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
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宣導徽猷號為近職鎮撫方面實惟難才
余思其人於爾為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
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孰先在甄陞而惟允辭讓之節
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
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
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十七日

省表具之卿學足以治人知足以謀事夙有問望稱
于搢紳惟時舊以常歷二府一使二字一之職夫復
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六經出則重朝
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忠
無不為任以內外而何異余考於衆僉惟汝諳所讓
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
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卿言秉觀圭甫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轡之

勤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奉
藥詔同日

勅龐籍擁節之蕃飭車來觀顧都圻之甫及嘉蹠履
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豐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也多壘
削平包于戈而偃武四表面內解辦靈以承風逮先
聖之撫臨躋羣生於富壽乃欲追義軒以並軌款去
亭而勒成容典交修遂舉曠古難行之禮瑞應來集
有非人力可致之祥仰雲齋露之光紛綸而雜妻朱
草靈芝之秀焜耀而叢生矣有神泉湧茲福地甘如
欲醴美可編病湛靈液以淵濟敬琳宮而崛起歲時
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翼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
有司不謹飛焰延災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
基之歸爾回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
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消
吉日構此脩梁盍効歡誼形于善祝
兒郎偉我國家危構岩光彩露中欲識聖君仁及物
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偉拋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
層簷晚景掛晴蜺

兒郎偉拋梁南善利深功一作不可談但喜斯民無
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偉拋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
有類眾星環斗極

兒郎偉拋梁上棟宇規摹標大壯落成行即慶良辰
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為民崇廣夏四時和氣致休祥
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并服雕題咸被
垂衣之化行歌薰白永為擊壤之氓皇帝萬歲皇帝
萬歲皇帝萬萬歲

賜新除宰臣文彦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勤憂勞以
勵政而百職多隳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
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鑿屢易以為煩念難知之可
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措紳
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子惟字量

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勲德無著可以重
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
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
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志以忘其己有經
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富久而積厚則施之
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
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
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
而措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眾敢謂有得
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南京鴻慶宮開啟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一日

伏以紫清垂祐資道妙之沖虛甲乙剛行會天辰於
元本欵別都之福地舉淨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
彤螭伏願眾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溥群
生而咸遂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

月六日

等出分邊寄備整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

口宣八月八日

等各韞材猷並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圍之為勞宜有恩言用彰眷待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

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賁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即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 八月二十日

伏以后皇安靜稟厚德以無疆靈貺冥符惟至誠而有一作感載嚴淨侶夙按梵儀冀被滌於百邪俾安安於庶品

為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

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靈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實資於冥助度依

仙宇載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遙冀明靈之垂祐薦茲勤潔庶達精誠一無此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八月二十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顧追覆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闕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管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初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歆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

帝本命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輿區敬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衆靈仰祈沖鑿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百工休力標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月恭陳秘館式按常科瑤席瓊樽夙陳於芳潔芝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眇躬隆壽齡於無極遂生庶品臻臨伏以咸均

論獎諭叔韶奏

臣伏準中書劄子下本院為右屯衛大將軍叔詔進
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勅書獎
諭竊以叔詔宗室之子好學修辭誠可嘉獎然臣伏
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詔所進日月
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
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令取進止 四月 日學士
臣歐陽某劄子

貼黃

所有獎諭勅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內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撰益精
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詔獎諭勅書奏劄後有

內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尚存其勅書在內制第二

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內制集如乞勿免文呂拜

禮乞許安樞密辭轉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

載故用此例附卷末

內制集卷第二

除中書札劄制一作屏制

頭三首讀思命不允祀一作常歷

醴泉觀上梁文一作商

廣聖宮祝聖壽青詞一作恭陳

內制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四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

簡青詞八月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仙而
總治載稽道祕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蜿若金
鱗之瑞質茲為鎮信輔以精誠伏冀沖鑿昭臨純祺
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
十六日

伏為一作北朝皇帝世結隣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
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伸資薦薦薦楚進而
斯啟陳法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進口宣八月二
十六日

御載馳使介來訃國家當節物之凜秋嘉道塗之良
苦宜頒燕犒以示眷勤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八月二
十六日

御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
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八月十六日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闕於幽局俾載陳於
以奠故茲芳潔尚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增祭八月十六日

惟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
奠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
並集有嚴秘殿來格眾靈冀真鑒之妙冲答精衷之
蠲潔保鴻圖而赫罔均庶品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進口宣九月
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
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進兼傳宣撫
問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輅載嘉復命之勤爰錫示慈之
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四日

卿榮擁節旄出臨藩翰屬茲誕日宜有寵頒當體眷懷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淨侶瞻王毫之具相誦貝葉一作之靈文仰依慈悲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冥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丕烈以時薦福資妙用於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即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祚克昌永隆於卜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九月十二日

勅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朱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邊微遠效款誠涉道里以甚勤脩貢輸而自達載嘉惠順且有寵頒今回賜汝紅中錦旋欄一領八兩潭鍍銀臂帶一條衣著二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

知悉秋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驚等壇祭告逐壇并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壝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彝儀消此吉辰用伸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輶遠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敷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續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隣睦遽及訃音載淮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頽祭文宣祭九

月十三日夜

維爾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為善而不永年冀筆在茲營魂其慰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 機所九

月十三日

維爾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厝安惟吉陳茲奠酌資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冲樊諭勅書 九月十日

朕覽先帝之遺文愴然增慕嘉汝志之穎學期乃有成惟睿制之坦明合聖經之一作雅奧傳寫之善茲謂藝能誦習不忘是為寶訓宜加褒勗以勉進脩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 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既消脩梁始構冀神之祐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遠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茲嘉潔仰彼穹靈敢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 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蕃宣方受署以去初効右牽而米獻式彰誠蓋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勅書 十月二日

敦本勸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脩貢有儀載省勤誠用增獎歎

啟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 十月二日

伏以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其福所資必憑於慧力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睿眷以不忘集勝緣而增備願乘妙果一作超薦真乘

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顧具瞻之重適臨載誕之辰爰示頌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幸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冀紫清之垂鑒感蠲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 二月五日

卿等各蘊材猷出膺委任綿著綏寧之績克彰勤董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媿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譽儀天太皇太后闕下嚮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贈禮是將用繼講脩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固罄數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倍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輶惟久駐於仁隣俾往伸於聘禮復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為慰浣矣既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倍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建隆觀翊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躔有次式臨元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駢臻

萬壽無疆永隆於鴻算羣生成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

王凱赴闕茶藥口宣 二十五日

卿遠戒戎車夙祗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勤宜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為修

河了畢御建口宣 四月四日

卿等分冗工徒繕修隄隄遠茲訖事嘉乃有成宜推宴犒之恩用獎勞能之効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穎州李端愿赴

闕茶藥詔 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祗召節屬此炎歊之候深惟道路之勤宜頒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 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隣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奉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

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 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祗率寮寮修梵供以惟精整臣誠而申祝載嘉忠愛宜示頒宣

賜文武百官文房傳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酒果象教坊樂口宣八日

卿等叶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

勅内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予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息忽庶幾治一作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類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作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即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即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善應即琳宮之福地考金籙之秘文薦此令芳通乎彤璽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蠶生而感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今等勅書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因王正之肇序遵佛事以修嚴期申祝延來効誠獻載嘉勤款宜有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班余詔條眷乃淮海之濱產茲草木之美以時采掇來效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獎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羣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已嚴淨館虔奉秘詞仍假薰脩附通精意蒼靈昭鑒純祉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十七日

卿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蘊隆之候載嘉宣布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

朝謝制 六月十日

門下爵祿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殿于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君臣之遇雖重違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隆爰告外庭以旌嘉尚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於名臣之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要竭忠惟幄之間至於兩踐台司首當國論杜門絕請善避權勢以速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顧方深於倚信乃析解於鈞衡兼旋調鼎之榮資鎮俗偃蕃之重所以優逸耆哲養順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察其誠至良為惻然若夫中臺之崇端揆是為於師長秘殿之職詢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爾志仍廣邑封之數即安舁輪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專心勤藥石以自輔入實求舊予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休命可特授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曾公亮口宣 六月六日

有勅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于民聲

既深東於予衷俾召還其舊物矧爾材望著于搢紳豈惟潤色之文方行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 七月三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茲災沴之餘備著勞能之效俾仰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為患口宣 七月十日

卿方委政條遽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大真冀遵藥喜俾仰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執等及存恤

逐州軍為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 七月七日

卿等列蕃宣之重寄罹澍潦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隄側尚賴班條之善克伸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仰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賞薦直宗皇帝

道場青詞 七月七日

伏以道生萬物運元氣於無形節正三元紀清商之令序洪惟先聖邀矣真遊貽睿業以嗣承增孝思之時感式陳淨醮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資於頁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羣生

內制集卷第三

除... 名臣 一作大臣

仲問可北路臣... 宣 一作撫問衛

內制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八十五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

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

各進奉端午馬詔勅七月七日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祀時効駿足而來

貢備彰勤蓋深所歎嘉

賜漢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勅書

汝夙被朝恩克綏種落屬茲佳節來効貢儀省乃勤

誠良深歎獎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既詔勅七月

七日

夙韞材猷出分委寄屬茲誕節來効勤誠載善

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勅

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臣能盡忠因物而脩禮

職居外乃心于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至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關生料口宣八月

五日

卿德著者明時膺材任祗趨召節方及國門宜示頌

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勅書八月十日

汝近以疇勞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惟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効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莒蒲一銀合勅書八月十日

汝識遠言忠身外心內乃因時物來効貢儀深體誠勤益增歎尚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蕃垣自陳疾恙祕殿之職按路之崇所以褒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慤來効貢輸載省恪忠一作勤但深嘉尚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勅并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卿蔚為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徙領要蕃仍推寵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為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

示諭勅書八月十六日

初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夙兼忠勇之姿嘗著勤庸之効自參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蓋體繫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過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純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一作之經術不恃明而克審既能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靡有留事爾實為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郭申錫等勅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慎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夙夜之力厝刑不用余實慕於前猷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副我欽恤良增歎嘉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
制嘉祐元年十月五日

門下整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
進退之禮必優矧余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
懇避嘉敦慈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
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傷科於異等
遂追髦彥騰夷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
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
之用乃嗜嘉績受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
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
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末雖却而
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秘殿之嚴眷乃留都
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邁臣斯為異數雖如
汝志尚東子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為時
舊老往則殿于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可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准誠保德崇仁
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增錄明述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
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諫恩命不允詔 十一

月五日

卿勲聞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効著厥官惟別都

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苑嘉
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毋固執往服新恩

賜漢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
物書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効乃誠善修其貢載惟忠
恪深用數嘉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
俾延淨侶祇款嚴祠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真馭
冀迎福應永固丕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 一有賜詔十二月二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
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思茶毒深用
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令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
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
御進口宣 十二月二

卿等聘禮有成使輶云復嘉肅祗於將事宜宴飲以

勞勤式示眷懷勉庸寵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放念戒塗之

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久罄謀猷叶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

賚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勅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惠乎勸戒之未明蠢茲

羣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景冰夙以敏材外

分憂寄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

職務從欽慎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

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顧茲溽暑之辰宜有優恩

之賚俾頒品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屈道方涉川塗之遠宜申宴犒

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輶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

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燕私之惠用彰眷寵

之懷推以甘珍體予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

之勞俾頒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審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

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盛明順南說而阜育式稽金簡

祗即琳宮祈降集於上靈莫迎來於眾福伏願齊天

永算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

諭戒勅詔五月二十三日

豹龐籍省所上表麟州申管勾麟府州軍馬司郭恩

領兵過屈野河陷沒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

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
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宜勤而禪校貪功曾固虞
於蠱毒敗沒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
列言而引咎雖勇夫備於輕敵彼實自貽而智者慮
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
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大相國寺開啓為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蒙萬生而
廣被顧惟編俗屬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
之衆被除時沴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為民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瑞泉涵液湛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衆真之
福地眷茲炎鬱閔彼蒸黔俾肅披於仙科莫導迎於
善氣伏願紫清昭鑒颺歛來臨旁均海寓之遐下逮
翻蟠之細並蒙道蔭咸被時禧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繁一作朝廷之重職
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厭於屢易或用人之不

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
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
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
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
及此曾莫論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難任
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
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
徇國者固多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
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充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手詔七月七日

省所三上表陳讓充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周姬下嫁
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女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
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圖而
啓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闕方及有行乃
遵先制俾襲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撝謙願還渥
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抵於寵
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充國公主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叙著於
王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
眷柔開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惟舊
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
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一作執謙沖
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
告已申於中外往祗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
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勅書七月七日

勅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勸會乾寧軍去歲
值大雨河水泛漲衝破護城堤塗浸城壁其河岸大
段墊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割勾當
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
堤至今年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消
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嚮以暑兩失節悍湍迅流水
防廢官衝溢為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氓無
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效明著攸司以聞載
寬憂顧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
熟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
純麗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枝以
芬芳冀冥祐之敷垂集休寧而永保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凜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
舊式瞻彼清真之馭啟茲禁密之廷薦以芬芳通於
杳默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隆寶歷以遐昌均庶
邦而康靖

天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為民祈福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祗紹慶圖撫寧一作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
同庶品以均休乃即清郊載嚴淨侶誦藥宮之真訓
瞻璇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尻鴻之祐物生
咸遂並臻康泰之期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
十三日

伏以寶圖興運茲惟受命之邦琳館凝祥肅奉真遊
之馭惟本元之今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籙之科儀
瞻紫霄之杳默伏冀眾靈敷祐百福來臻保遐筭於

無疆均舍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九月十三日

卿夙粗才猷贊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

一作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九

月十三日

卿等祗命使輶修歡降聘式及都畿之近宜推宴勞

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

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荐脩聘好方趨輜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蓬而

加品膺茲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

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輶時修聘好涉此沍寒之候載惟行李

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內制集卷第四

此卷賜陳執中詔出守蕃垣孫沔詔徒領要蕃元
本皆用蕃字按字書蕃屏也藩籬也亦藩屏也其
義相通故公集互用之

正月六日賜契丹賀正使御筵口宣宴飲

大宮保夏道場密詞祝聖

一作祝

賜西宮第三衣乞退批答或用人

或一作戒

福寧公主七開啓道場青詞福寧

一作福寧

